

精印

王陽明先生全集

上海大一統圖書局發行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九

別錄一 奏疏

奏疏一

陳言邊務疏

弘治十二年時進士

邇者竊見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修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宵旰憂勤不遑甯處此誠聖主遇灾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況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頽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慮警省易輟改轍之機也此在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為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刺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

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如虜寇長驅而入。不知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足以收韜略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略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內。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礪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內。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遙度而往莅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霸。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

以驍勇强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閒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强悍。亦誠有足用也。且被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眾。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守者。功宜相逮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故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遙聞出師。竊以為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觔膠解弛。二也。虜逐水草以為居。射生畜以為食。今已蜂屯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連詔諸將密於萬人之內。取精健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關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眾。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為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關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

姓貧。近師貴賈。貴賈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益邊困。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遙為聲勢。以相犄角。寇去仍復其業。因其暇繕完。虜所折毀邊牆亭堡。以逼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寔之罪。而復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門之貴族。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仗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以不庇乎。苟戾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威固已因此輩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眾哉。臣願陛下下手敕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皆禁令發回。毋使瀆擾。侵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如此。不然。雖有百萬之眾。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數恩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

其孤寡振其空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強壯。宣以國恩。喻以虜情。明以天倫。激以大義。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朝廷之德。則我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逃。或揜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辨。當其挑誘之時。奮而不應。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為當救。一以為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為失機。養威為憤。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為今之計。惟宜嬰城固守。遠斥候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并力驟至。於崩山漂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牛酒享士。士皆樂為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

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銳。則是周悉萬全。而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潰。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虛。我銳則虜日以鈍。索情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還夾攻。首尾橫擊。是乃以足當墮。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虛。以銳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常談。漫不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奈何。事憚煩難。則為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陛下不忍其微。乞敕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傳行提督等官。即為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虛文。務欲責以實效。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為國惓惓之至。

乞養病疏

十五年八月時
官刑部主事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由弘治十二年二甲進士。弘治十三年六月除授前職。弘治十四年八月奉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各該巡按御史審決重囚。已行遵奉。奏報外。切緣臣自去歲三月。忽患虛弱咳嗽之疾。劑灸交攻。入秋稍愈。遽欲謝去藥石。醫師不可。以為病根既植。當復萌芽。勉強服飲。頗亦臻效。及奉命南行。漸益平復。遂以為無復他慮。竟廢醫言。捐棄藥餌。衝冒風寒。恬無顧忌。內耗外侵。舊患仍作。及事竣北上。行至揚州。轉增煩熱。遷延三月。疴羸日甚。心雖戀闕。勢不能前。追誦醫言。則既晚矣。先民有云。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

口利於病。臣之致此。則是不信醫者逆耳之言。而畏難苦口之樂之過也。今雖悔之。其可能乎。臣自惟田野豎儒。粗通章句。遭遇 聖明。竊祿部署。未效答於涓埃。懼遂填於溝壑。蟻蟻之私。期得暫離職任。投養幽閒。苟全餘生。庶申初志。伏望 聖恩垂憫。乞 敕吏部容臣暫歸原籍就醫調治。病痊之日。仍赴前項衙門辦事。以圖補報。臣不勝迫切願望之至。

乞

宥言官去權姦以章

聖德疏

正德元年時
官兵部主事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善也。臣適者竊見 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時事。特 敕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上干雷霆之怒者。但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為責。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覆。以開忠諫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 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為非宜。然而莫敢為 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徒足以增 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上關 宗社危疑不制之事。陛下執從而聞之。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凍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這道。或致失所。遂填溝壑。使 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與羣臣紛紛之議。其時 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晚矣。伏願 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 聖德昭布遠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

臣者耳目手足也。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僚。僭言實罪。伏覩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人直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為陛下下一言。伏惟俯垂宥察。不勝干冒戰慄之至。

自劾乞休疏

十年時官鴻臚寺卿

臣由弘治十二年進士。歷任今職。蓋叨位竊祿。十有六年。中間鯁曠之罪多矣。過者考察之典。揀汰僚臣。反顧內省。點檢其平日正合擯廢之列。雖以階資稍崇。偶幸漏網。然其不職之罪。臣自知之。不敢重以欺陛下。況其氣體素弱。近年以來。疾病交攻。非獨才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夫幸人之不知。而竄竄苟免。臣之所甚恥也。淑慝混淆。使勸懲之典不明。臣之所甚懼也。伏惟陛下明燭其罪。以之為顯罰。使天下曉然。知不肖者之不得以倖免。臣之願死且不朽。若從末減。罷歸田里。使得自附於乞休之末。臣之大幸。亦死且不朽。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乞養病疏

十年八月

頃者臣以朝廷舉行考察。自陳不職之狀。席蒙待罪。其時臣疾已作。然不敢以疾請者。人臣鯁曠廢職。自宜擯逐以彰國法。疾非所言矣。陛下寬恩曲成。留使供職。臣雖冥頑。亦豈不知感激自奮。及其壯盛。陳力就列。少效犬馬。然臣病侵氣弱。力不能從其心。臣自往歲投竄荒夷。往來道路。前後五載。蒙犯瘴霧。魑魅之與游。蠱毒之與處。其時雖未即死。而病勢因仍。漸肌

入骨。日以深積。後值聖恩汪濊。掩瑕納垢。復玷清班。收斂精魂。旋回光澤。其實內病潛滋。外強中槁。頃來南都。寒暑失節。病遂大作。且臣自幼失母。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六。耄甚不可迎侍。日夜望臣一歸為訣。臣之疾痛。抱此苦懷。萬無生理。陛下至仁天覆。惟恐一物不遂其生。伏乞放臣暫回田里。就醫調治。使得目見祖母之終。臣雖殞越下土。永銜犬馬帷蓋之恩。倘得因是苟延殘喘。復為完人。臣齒未甚衰暮。猶有圖效之日。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諫迎佛疏

稿具未上

臣自七月以來。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為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郡臣紛紛進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為此乃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郡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為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漸流求原。而乃徂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見。獨異於是。乃惟恐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宗社之福哉。臣請為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值父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遽有所開發。陛下聽之。以為聖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

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清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為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為其道能使人清心絕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羣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遠。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速迎學佛之徒。是蓋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為諛言。以佞陛下哉。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為遊說之談。以誑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父為御。王良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沈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羣品之歸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

得吾聖人之餘緒。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之聖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崇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記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苦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羣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運。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咒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故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陛下未之求耳。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

聖之道致。陛下於堯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為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說。以誑陛下者矣。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糜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非臣之繆為大言以欺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羣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諱忌。伏見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踴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陛下垂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頌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聞。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

十一年十月時陞南贛僉都御史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去歲四月嘗以不職自劾求退。後至八月。又以舊疾交作。復乞天恩赦回調理。皆未蒙准允。詎勉尸素。因循日月。至今年九月十四日。忽接吏部咨文。蒙恩陞授前職。聞命驚惶。感泣之餘。莫知攸措。竊念臣才本庸劣。性復迂疏。兼以疾病多端。氣體羸弱。待罪鴻臚閒散之地。猶懼不稱。況茲巡撫重任。其將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臚仕顯官。臣心豈獨不願。一時貪倖苟受。後至潰政債事。臣一身戮

辱亦美足惜。其如陛下之事何。況臣疾病未已。精力益衰。平居無事。尚爾奄奄。軍旅驅馳。豈復堪任。臣在少年。粗心浮氣。狂誕自居。自後涉歷漸久。稍知漸沮。逮今思之。悔創靡及。人或未考其實。臣之自知。則既審矣。又何敢崇飾舊惡。以誤

國事。伏願陛下念朝廷之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物情之有短長。憫凡愚之所不逮。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憫臣之愚。不加譴逐。容令仍以鴻臚寺卿退歸田里。以免負乘之誅。臣雖顛殞。敢忘銜結。臣自幼失慈。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見為訣。去歲乞休。雖迫疾病。實亦因此。臣敢輒以螻蟻苦切之情。控於陛下。冀得便道先歸。省視岑疾。少伸反哺之私。以俟矜允之命。臣哀情迫切。不自知其觸昧條憲。臣不勝受恩感激。漬冒戰懼。哀懇祈望之至。

謝恩疏

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准吏部咨為缺官事。該部題奉聖旨。王守仁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寓敕與他。欽此。欽遵。臣自以菲才多病。懼不勝任。以致債事。當具本乞恩辭免。容令原職致仕。隨於十月二十四日。節該欽奉敕諭。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欽此。欽遵外。十一月十四日。續准兵部咨為緊急賊情事。內開都御史文森遷延誤事。見奉

敕書切責。乃敢託疾避難。奏回養病。見今盜賊劫掠。民遭荼毒。萬一王守仁因見地方有事。假託辭免。不無愈加誤事。該本部題奉聖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緊去。不許辭避。違誤。欽此。聞報憂慙。不遑寧處。一面扶疾候旨。至浙江杭州府地方。於十二月初二日復准吏部咨。該臣奏為乞恩辭免新任。仍照舊職致仕事。奏奉聖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贛地方見今多事。着上緊前去。用心巡撫。欽此。備咨到臣。感恩懼罪之餘。不敢冒昧復請。隨於本月初三日起程。至次年正月十六日已抵贛州。接管巡撫外。伏念臣氣體羸弱。質性迂疏。聊為口耳之學。本非折衝之才。鴻臚閒散。尚以疾病而不堪。巡撫繁難。豈其精力之可任。但前官以辭疾招議。適踵效尤之嫌。而聖旨以多事為言。恐蹈避難之罪。遂爾冒於負乘。不暇虛於覆餗。罪勉泣事。忍已踰旬。受恩思效。每廢寢食。顧兵糧耗竭之餘。加之以師旅。而盜賊殘破之後。方苦於瘡痍。尚爾一籌之未展。敢云期月而可觀。況夫毒舊侵。懼復中於瘡瘍。疴衰日積。憂不任於驅馳。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而力不前。徒切感恩之報。莫申效死之誠。臣敢不勉其智之所不足。竭砥礪於已。盡其力之所可為。付利鈍於天。亮無補於河嶽。亦少致其涓埃。稍俟狐鼠巢穴之平。終遂麋鹿山林之請。臣不勝受恩感激之至。

給由疏

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見年四十六歲。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民籍。由進士。弘治十三年二月內。除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弘治十五年八月內。告回原籍養病。弘治十七年七月內。病痊赴部。改除兵部武選

清吏司主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內。為賓官。去權奸。以彰聖德事。蒙恩降授貴州龍場驛驛丞。正德五年三月內。蒙陞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縣。本年十月內。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正月內。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本年十月內。陞本部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正德七年三月內。陞本部考功清吏司郎中。本年十二月初八日。蒙陞南京太僕寺少卿。正德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止。歷俸六箇月。本日到任吏部劄付。蒙陞南京鴻臚寺卿。本月二十五日到任。至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止。連閏歷俸二十九箇月零十二日。本日准吏部咨。蒙恩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府。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前到地方行事。支俸起扣。至本月二十五日止。又歷俸十日。連前共轄歷俸三十六箇月。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臣係巡撫官員。見在福建漳州等府地方督調官軍。夾勦漳浦等處流賊。未敢擅離。緣係三年給由事理。為此具本奏聞。

叅失事官員疏

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據贛州府信豐縣及信豐守禦千戶所各報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有龍南強賊突來。地名崇德屯劄。已經差委興國縣義民蕭承會同信豐龍南官兵相機勦捕。續據申報。強賊突來本縣小河住劄。離縣約有四十餘里。乞要發兵策應。又據申報。本月初九日。有龍南流賊六百餘人突至城下。除嚴督軍兵固守城池。緣本所縣無兵禦敵。誠恐前賊攻城。卒難止遏。乞調峯山峯手。并該縣兵夫救護。又經差委

南安府經歷王祚。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弩手殺手前去。約會二縣掌印官并領官兵。相機攻圍。去後。續據縣丞舒富呈。本月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鰲。打手吳尚能等共五百名。經歷王祚。義民蕭承統領峰山加善雙秀弩手各三百名。先後到於信豐縣會勦。至十一日止。有該所管屯千戶林節帶兵四十餘名出城。據鄉導馬客等報稱。止有強賊六百餘人在地名花園屯剗。當同各官將兵分布剗定。只見前賊一陣。止有百十餘徒先出。有前哨義民蕭承領兵就與敵殺。斬獲賊級四顆。奪獲白旗一面。頃刻眾賊出營。分為三哨。約有二千餘徒。賊知龍南反招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龍川縣剗頭賊首池大鬚。賊首池大安。新總并池大昇。共為一陣。賊首楊金巢自為一陣。勢甚猖獗。卑職督統本哨兵快奮勇交鋒。殺死賊徒二十餘人。不意賊眾一湧前衝。殺手陳禮鰲百長鍾德昇等見勢難當。俱各不聽約束。先行漫散。有南康縣報效義士楊習舉等仍與前賊死敵不退。俱被戳傷身死。及有經歷王祚上馬不便。亦被執去。賊勢得勝。仍要攻城。隨與蕭承林節等收集眾兵。退至南營山把截。遇蒙本道親臨該縣督勦。各賊聞知。退至牛州。離城少遠。至十二日。前賊差人告招。十三日。蒙本道差蕭承前去招撫。就將經歷王祚放回。賊往原巢去訖。等因。到道備呈到臣。隨據龍南縣知縣盧鳳呈稱。本縣捕盜主簿周政會同鎮撫劉鍾千戶洪恩統領機兵旗軍。於本月十八日前去信豐縣截捕。探得強賊池大鬚黃秀魁等從鵲鵲隘越過安遠縣住剗。本職督兵追截。前賊已往廣東龍川縣。復回原巢剗頭去訖。據安遠縣知縣劉瑞稟稱。於本月十九日。統領水元大石等保民兵弩手前去龍泉等